



首相 (下)

The Prime Minister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 / 著
秭佩 等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柘译本)



首相 (下)

The Prime Minister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 / 著

柘佩 冯建文 袁洪庚 徐筱玲 吴秀萍 马莉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相:全2册 /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Trollope, A.)
著; 秭佩等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2
(世界文学名著: 秭译本)
ISBN 978-7-311-04345-2

I. ①首… II. ①特… ②秭…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3650 号

ANTHONY TROLLOPE
THE PRIME MINISTER

根据伦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张国梁 李 丽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首相(下)
作 者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秭 佩 等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总 印 张 39.25
总 字 数 652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45-2
定 价 68.00 元(上、下)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下册)

第二部

第四十一章 厚脸皮的价值	309
第四十二章 报应	314
第四十三章 高里树胶	328
第四十四章 沃顿先生打算立张新遗嘱	334
第四十五章 塞克斯提·帕克太太	341
第四十六章 “他太急于发财了”	348
第四十七章 说什么爱情!	357
第四十八章 “他虐待你了吗?”	367
第四十九章 “危地马拉在哪儿?”	374
第五十章 斯利德先生报复	381

第五十一章 顺着首相的意思	389
第五十二章 “我想今晚我可以睡在这儿”	399
第五十三章 哈特尔波德先生	407
第五十四章 莉齐	415
第五十五章 帕克太太的悲哀	425
第五十六章 公爵夫人如何看待她丈夫	431
第五十七章 辩解	438
第五十八章 “完全定了”	446
第五十九章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452
第六十章 十路口	458
第六十一章 寡妇和她的朋友们	466
第六十二章 费尼斯·费恩有本经要念	473
第六十三章 公爵夫人和她的朋友	480
第六十四章 新的嘉德勋位爵士	487

第三部

第六十五章 “需要时间”	497
第六十六章 会议结束	502

第六十七章 劳佩兹太太准备动身了	510
第六十八章 首相的政治信念	517
第六十九章 帕克太太的最终结局	526
第七十章 在沃顿庄园	531
第七十一章 洛巴恩斯的太太们心存疑问了	541
第七十二章 “他认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46
第七十三章 仅是奥姆尼姆公爵而已	558
第七十四章 “我人已丢尽”	566
第七十五章 了不起的沃顿联姻	575
第七十六章 首相将是谁?	583
第七十七章 公爵夫人在曼彻斯特广场	590
第七十八章 新内阁	596
第七十九章 沃顿婚礼	603
第八十章 麦琴最后一次聚会	611

第二部

第四十一章

厚脸皮的价值

奥兰多·德劳特爵士静悄悄地坐到下院反对派席位的第二排板凳上，那种湮没无闻的寂寞气氛一定使他很伤心。在一次大会上，他行使他的权利，对四五百绅士们把他辞职的原因解释了一番。与那些正直可敬的朋友们共事曾经既是他的责任，又是他的享受，也给他带来极大的欢乐和实实在在的满足；如今与朋友们分手实出无奈。接着他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把那些朋友及其各种措施臭骂一通。毫无疑问这才是一种欢乐事；况且他骂人骂惯了，骂人的词儿操纵起来也那么得心应手。如今无官一身轻，这对一位刚从职务的束缚中脱出身来的阁员来说，无异于洗了个香喷喷的痛快澡，他怎能不扬扬得意。可是，当莽克先生，——就是将接替他就任下院议长的莽克先生，——只用了五分钟发言回敬他时，他的扬扬得意肯定被阵阵痛苦所接替。莽克先生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对失去正直可敬的从男爵的帮助深感遗憾，但是，政府既已在各个方面备受打击，他也就没有必要从各个方面为政府辩护了。如果他真要辩护，他就得把本届政府提出每一措施时申述的理由都从头说一遍，而政府当时提出这些理由时都是被通过了的。莽克先生说完便坐下，下院的事务照常进行，就好像奥兰多·德劳特爵士根本没移动过座位一样。

那天晚上，奥兰多爵士和他的老朋友博费恩先生一块从下院出来步行回家，奥兰多爵士问道“事情推不前去，人都死气沉沉，究竟是何缘故？”他俩从前是坚定可靠的好朋友，二人都是反对派，便团结起来，一整夜一整夜地促膝长谈；有一阵子供的职务也称心如意，过了几个月愉快美好的日子。可是后来奥兰多爵士参加了

这次联合政府，而博费恩先生是个有骨气的人，宁肯不做官也要坚持原则；——这话他总是说给自己或说给老婆孩子听，借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这样一来二人之间的关系便冷淡下来。博费恩先生本来不是个富裕人，对官场中的舒适生活岂能无动于衷；老朋友们抛弃了他，让他灰溜溜地遭了冷落，气得他钻心疼。结果当反对派便索然无味，博费恩先生当了一辈子议员还从没经历过这等事情。博费恩先生断定不列颠的荣耀已濒临毁灭，不列颠的伟大已告完结。可如今奥兰多爵士告退，他的精神便为之一振。至少他现在可以陪着老朋友步行回家，也可以大谈当前的惨淡局势了。

“瞧你，德劳特，既然你问我，你看，我只能直言相告。一伙子人凑到一起，对天下件件事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满以为他们可以像做生意一样搞政治，这样的话样样事情肯定干得半死不活。工作嘛也可以干，但肯定会干得没生气。”

“不过工作应当干，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从男爵说道，对他过去一步走错有些惋惜。

“毫无疑问；——我绝不是对那些做过尝试的人评头品足。尝试嘛，从前做了不止一次，而且，我看每次都没有成功。我本人现在不信那一套。我认为你所谓的那种死气沉沉状况就是这种尝试的恶果之一。”这次谈话后，博费恩先生又把奥兰多爵士视为心腹之交了。

接着大会开完了，非常平静地早早收场了。一到七月底便再无事可干，伦敦上流人士被允许前往乡村避暑，比通常情况下早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对许多人来说，是议员的也好，不是议员的也好，眼下这一切是好是坏还真说不上。博费恩之流当然可以说长论短了。样样事儿都死气沉沉。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新鲜事，——只有斯利德先生在那儿挥斧头东杀西砍。在本届议会里当个议员简直跟在政治激战时期当个老百姓一样不值钱。最能激发我们的民族激情的源泉之一似乎枯竭了。一潭死水会有什么下场我们大家都明白。博费恩之流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奥兰多爵士也这么说。然而政府并没有垮台，国家依旧繁荣昌盛。脚踏实地的人们通过了几条很管用的措施。圣·班吉公爵宣称他从来不知道有哪一届议会还能像本届议会那样使政府成员个个绝对满意。

不过老公爵这番话是当作他的公开意见来说的，——实实在在，是把他的经验之谈说给少数几个同僚听，比如说给德鲁门勋爵、格莱格利·格劳格兰爵士，还有

其他几位。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或当他与他的一位好朋友私下相聚时，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是乌云满天。首相变得忧郁寡欢，烦躁易怒，老公爵不得不怀疑事情还能不能按老样子维持许久。这些愁人事儿他常常对他的老朋友康特利普勋爵谈论。康特利普勋爵虽不是本届政府成员，但他曾与两位公爵都共过事，老公爵对他更是格外信任。“我无法对你说明白，”他对康特利普勋爵说道，“没有一件事值得他丝毫不安。自他上任以来，上下两院中在政府提出的任何问题上没有一次对他形成过反对多数。我记得利物浦勋爵执过政以后就再没有过如此的大好局面，——这个首相一点不难当。前一阵他身上扎着一根刺，就是我们那位海军部的朋友，而如今这根刺像普通刺儿一样自己从肉里退了出来。然而眼下要他答应任命一个奥兰多爵士的继任人倒成了棘手事。”这话是大会闭幕前一个星期说的。

“恐怕是由于他身体欠佳吧。”康特利普勋爵说。

“我看他身体好得很。不过他要是不能把紧张的神经松一松，他的身体就会出毛病的。”

“你意思是用辞职的办法松口气？”

“没这必要。坏就坏在他把事儿看得太严重。如果能使他相信他的吃、睡、休息、娱乐都可以和大家一样，那他就会是一位出色的首相。我说康特利普，当首相的人我见得多了，我也教会了自己如何看他们，他们和普通人没有很大不同嘛。人们要求一位首相具有许多优点，并不要求他事事伟大。他应当聪明，却不必是天才；他应当认认真真，但绝不可极端严谨；他应当细心留神，但绝不可谨小慎微；他应当敢作敢为，但不可轻举妄动；他应该宰相肚里能行船，他应当待人和蔼亲切，并且，至关重要，他应当有张厚脸皮。这些都是才华哟，我们需要，但我们并非能经常具备，所以就不得不滥竽充数了。至于我，我看呐，即使某一位姓史密斯的是位出色首相，兴许还是当代人杰，但当他一蹶不振时，换一位姓琼斯的也未必干不好。”

“这么说，要是你的史密斯垮了下来，便会有位琼斯了？”

“毫无疑问。英格兰不会因为奥姆尼姆公爵在麦琴闭门不出便走向末日。不过，我喜爱此人，对于那帮子阁员，我也满意，虽说有极个别例外。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如今看他受苦受难的样儿，真叫我痛断肝肠。你可知道为劝他走马上任我花了多大气力呀。”

“他不是要去盖泽罗姆堡吗？”

“不；——是去麦琴。去得有些不自在。”

“我猜，”康特利普勋爵说道，——尽管二人是在密室中商谈，康特利普勋爵还是把话音几乎压成了耳语，——“我猜公爵夫人有点麻烦吧。”

“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圣·班吉公爵说道，“我就像爱我的亲生女儿一样爱她。而且她极其热心给他当帮手。”

“大概她帮忙帮过了头。”

“毫无疑问。”

“而且他是看出了这等事才苦恼的。”康特利普勋爵说。

“不过，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样样都让他称心。天下再好的赛马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它会故意放慢速度而输掉比赛，要么会受惊而后退，要么不善于跳栅篱，要么不喜欢泥泞难走的地面。他没有权利希望他的夫人样样都懂，事事无错。况且他还有他本身的缺陷！他的脸皮太薄了。你还记得亲爱的老布劳克吗？天啊，——那脸皮简直是个厚皮囊，火烧不透，刀刺不穿呐！他才不会因为老婆往家里多请了些人就发脾气。话说回来，我是不会放弃一切希望的。”

“我看，人的脸皮可以磨厚的。”

“毫无疑问；——正像铁匠的胳膊能练粗一样。”

圣·班吉公爵虽然宣称他不会放弃希望，眼下的事情却叫他非常不安。另外那位公爵已经问过他了：“你为什么不放我走？”

“这是什么话！——难道因为奥兰多爵士这号人弃官不干你就非要走不成？”

不过说实话，奥姆尼姆公爵并不是由于奥兰多爵士辞职一气之下才提出要走的。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刻，他把那份《人民旗帜报》从眼前拿开，压到首相扶手椅后面的那堆其他报纸底下；他当时的痛苦正是由昆塔斯·斯利德先生引起的。伤口眼看要化脓，却不能指给医生看。真是可悲。“不是因为奥兰多爵士，而是觉得已完全失败。”首相说道。一听这话，他的老朋友便以一次又一次的多数票为论据证明不曾有任何失败。“国家似乎成了一潭死水。”可怜的受害者说道。一听这话，圣·班吉公爵便知道他的朋友已经读过了《人民旗帜报》上登的那篇恶毒文章；那篇文章他也读过了，记得“国家已成一潭死水”那句话，因而立即明白那文章的毒汁溅在伤口上该多么疼痛了。

整整有一个星期他没有答应请人填补奥兰多爵士造成的空缺。他不许别人向他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也不提名。老公爵倒真提了个建议：当然由他提出的任何事儿首相都可以耐着性子听一听。他想巴林顿·厄尔可主持海军部，但首相却摇头。“首先，他不会接受。那样一来对我打击太大。”

“我可以试探一下他干不干。”老公爵说道。可首相还是摇头，并岔开了话题。虽说他生性胆怯，但还是渐渐变得独断专行，蛮横暴躁。后来他找到康特利普勋爵，要他来干。但康特利普勋爵陈述了一番他要谢绝就任的原因，句句说得恳切婉转。这样一来他又绝望了。最后他请费尼斯·费恩调到海军部去。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勉强同意了。那么费恩原来的职位又成了空缺，如何填补，遇上了同样的困难。其他变动，其他纠纷势所难免，而且昆塔斯·斯利德先生，本来对费尼斯·费恩比对可怜的公爵更仇恨，这一来便找着足够的机会发泄他的爱国义愤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大会闭幕的那一星期内，使我们可怜的首相心里充满了烦恼沮丧。那时候其他人反而都在抱怨无事可想，无事可干。男人们听不见松鸡召唤不会真想离开伦敦的，——打松鸡去，更确切地说赶打松鸡的时髦去。有些贵妇人这么早就与她们的城市情郎分手，真是怒不可遏。生意人也不高兴。——这样舆论纷纷响应《人民旗帜报》，一时竟骂声载道。公爵夫人尽了最大努力想把大会再拖长一个星期，对丈夫反复讲述上面说到的种种恶果。但公爵把双臂一摊，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问她是不是为了让更多的勋带得以销售，他就该留议员们继续开会！“没事可干了。”公爵说着都要发怒了。

“那你应当找点事干。”公爵夫人学着他的腔调说。

第四十二章

报 应

两个月以来，公爵夫人一直在努力说服丈夫，希望他同意在秋季继续大排筵宴。可是说来可悲，她没有获得成功。公爵已经宣布，说他家里再不许一群一群地来乡巴佬；也不许像他说的再把全伦敦人放进他的庄园闹翻天。他忘不了有一次他实在忍无可忍，把庞特奈少校撵出家门；他也忘不了他家的花园如何变了模样；他还忘不了他老婆在银桥谋图代夫行权的事。“那你的意思是，”她说道，“我们不请任何人来了？”他回答说他认为最好还是去麦琴。公爵夫人便说：“到那儿去过达比和琼恩的生活①？”

“我没有说达比和琼恩。且不论我怎样想，我看达比和琼恩的生活你就很难过得惯。麦琴那地方是没有盖泽罗姆堡大，可也不是一间放羊棚，当然啰，你可以请上几位你自个儿的朋友。”

“我自个儿的朋友？真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请朋友我总是想方设法请你的。”

“那我就明白了，难道庞特奈少校、冈纳上尉，还有劳佩兹先生，都在我的朋友之列？”

“看来你是指罗西娜小姐了？”公爵夫人说道，“要是你想请她，我将高高兴兴请她来麦琴。”

①达比和琼恩是传说中的一对幸福美满的老夫妻，过着清闲自在的日子。——译注

“我很乐意在麦琴见到罗西娜·德·库西小姐。”

“那么别的人一概不请了？你二人凑一块说心事我看未免太单调了吧。”一听这话他生气地瞪她一眼。她又说：“除了罗西娜小姐，你就再想不起别的人？”

“看来你想请费恩太太？”

“瞧你安排得多妙！请来罗西娜小姐供你调情，请来费恩太太，我好向她倒苦水。”

“瞧你那词儿，说得多难听。”首相说道。

“什么词儿？调情？我看那词儿没什么不好，事情倒真危险，不过，你要是只限于罗西娜小姐，那你干什么我都不管。我想知道的是你还希望不希望别的什么人也到我们家来。”当然，对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做出分寸适当的回答，问话的人也自然没盼着得到分寸适当的答复。他知道她这是想气他，原因就是今年他将不让她像去年那样自行其是。他不管住到哪儿，他一到，肯定都会宾客盈门。不过麦琴的那座房子，比起盖泽罗姆堡来，就小一些。再说他至少还可以行施行施在家里的权威，把盖泽罗姆关闭上这一阵子。

公爵夫人的痛苦是不是有时候与公爵的痛苦一样厉害，这我不清楚。公爵至少还当着首相，而公爵夫人觉得自己被弄得一文不值。事情刚开头时，他曾经怀着不同寻常的温柔求她同情他的事业；她呢，则根据她的能力，一心一意地给了他同情。她认为她找到了一种帮他干番大事业的办法，于是她做牛做马地辛苦一场。她每天都扪心自问，她本人并不喜爱什么冈纳上尉和什么庞特奈少校，不喜爱什么奥兰多爵士，也千真万确地不喜爱什么罗西娜小姐。她不顾自己的身份去张罗床单、毛巾，忙来忙去地修建射箭场，这并不是她爱干的事情。整整一个夏季她没有射过一支箭，箭场上赌赛谁输谁赢她也没有关心过。在这一年当中整整有四个月，她每天都大开家门，接待四十个客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她个人高兴高兴吗？千斤重担她一肩挑了，他何尝分担过一两？连句宽慰话也没说过！她那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为的是他官运长久亨通，为的是世人们说他对宾朋的招待既排场又高尚，为的是他的名字有口皆碑，为的是他不失为一位成功的英国首相。她一想起自己的痛苦和烦恼，便至少把这些话对自己诉说一番。如今她对丈夫很生气。他要起她的同情来那么理所当然，却不给她丝毫报答！她失败了他一点不可怜她，——何况她的失败还是她一手造成的呢！现在她要从君主般的排场跌落到麦琴的寂寞中去，从而在世人面前

承认她一败涂地，这等痛苦该有多大；如果他不是毫无头脑，她想他就该完全懂得她的苦衷。而当她征求他的意见，诚心诚意地想知道她怎样做才能既不得罪他又不使门庭冷落时，他却叫她去请罗西娜·德·库西小姐！他要执意荒唐，那就由他去。她可以请来罗西娜·德·库西小姐。一气之下她真的给罗西娜·德·库西小姐写了封正式邀请信，信中说公爵希望八月一号在麦琴庄园得享尊小姐陪伴之乐。那封信完全以公爵的名义写了，有点长，满纸荒唐言，处处露痴情，其实基本上是写信人想象的结果。她一想到像她丈夫这样的男人竟会与罗西娜小姐这样的女人调情就觉得好玩。字里行间还有几分愤怒，一点点报复。她就寄出了这一封邀请信，再没有给别人发邀请。罗西娜小姐把信里的一切友好地担待下了，回信说去麦琴她最愉快。公爵夫人对自个儿宣布，说她只邀请公爵提了名的人；既然如此决定了，她就除了给罗西娜小姐的那封信外再没有发出别的书面邀请。

他还叫她邀请费恩太太。这几乎已成自然的事了，这两个女人之间由于意外的机缘生出了一条牢固的纽带，她们的丈夫便认为她们理所当然地应是常来常往，密不可分。两位丈夫的相处，如说不上情深谊长的话，也是友好亲切的。纯正的友谊需要的是双方襟怀坦白，开诚布公。可是公爵的性格天生古怪，因此他虽然赤心一片，却很难做到朝对方大敞心门。他身上有一种顽固不化的内向性格，他自己非常清楚；也是这种内向性格差不多阻止了友谊的发展。不过他看费恩先生像个男子汉，又是他这一届的政府成员，因而喜欢他，有他做座上客他总是满意的。这样，公爵夫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费恩太太会来陪她的，并且费恩先生，只要他逮着机会能从爱尔兰溜脱身，也会来的。可是，当口头上向他们提出邀请时，费恩先生已去了海军部，并且已做好了出海巡视的安排，就像一个勇敢的海员应该以海为家一般。“我们将乘‘黑表号’出海两个月。”费恩太太说。那时候“黑表号”是海军部的游艇。

“唉哟天爷地爷！”公爵夫人惊叫一声。

“这是个惯例。海军大臣要是八月里不出海，他的海军大臣肩章就会给人扒下。”

“那你非得跟他去不成？”

“我答应过要去的。”

“我认为这太不够朋友了，——我可受不了。你当然知道我需要你。”

“可是我丈夫也需要我，该怎么办？”

“见你丈夫的鬼！我打心眼儿里直后悔，当初万不该成全你俩做夫妻。”

“没你成全也会做夫妻的，格兰夫人。”

“你知道我没有你就过不下去。这一点他也该明白吧。这世上除了你再没有别人能听我说句贴己话儿。”

“何不叫格雷太太来？”

“她要到波斯找她丈夫去。这么说来她还不算坏透顶。她从前老是教训我，现在仍是那老样子。你看会出什么事？”

“我希望别出什么可怕事。”费恩太太说道。丈夫调到海军部当大臣，这种新荣誉使她喜在心上，所以她希望公爵不要老是嚷嚷辞职来吓人。

“我们要去麦琴了。”

“我也是这么猜来着。”

“那你猜我们请谁一块儿去？”

“不是庞特奈少校吧？”

“不是；——我才不请他呢。”

“那也不是劳佩兹先生？”

“也不是劳佩兹先生。再猜。”

“怕要有十来个吧。”

“不！”公爵夫人尖叫一声，“只有一个。我就请了一个人，——他特别想请才请的。你又不来，所以别的人我一概不请了。当时我催着他再提个名儿，他就提了你。这一次我要不折不扣地服从他。我亲爱的，你听，想想选中了的是谁，——谁人将在秋季的三个月里宽慰首相那颗纷乱如麻的心？”

“要我说嘛，是沃伯顿先生了。”

“哎哟，沃伯顿先生！不错，沃伯顿先生是要作为他的一件行李跟他来，可能的话还要带上半打子财政部职员。然而他说现在无事可干了，因此沃伯顿先生一人的气力足够帮他忙了。要来的一位客人根本没必要来，——我是说政务事儿上不需要这位客人；可是，——哎哟哟，——他的社交要快活可全指望此人了。再猜一次。”

“我明白你那股恶作剧劲儿，——兴许这客人是罗西娜小姐。”

“对，对，当然是罗西娜小姐。”公爵夫人拍着双手说道，“我倒想听听你所谓的恶作剧劲儿是何意思！我是问过他的，是他亲口说他特别希望罗西娜小姐来麦琴。你说，我是个醋罐子，——是个醋罐子吗？”